說避壽

如是我見

陳魯民

舊時有名人避壽之說，俗稱「躲生」。即某人在壽辰時節外出，以躲避親友的慶賀，這種風俗始於元代，清朝時已很盛行。清人俞樾《春在堂隨筆》記：「蓋世俗作壽，必於逢九逢十之年。先生（袁枚）兩年出遊，皆爲避壽計。其中載一詩云：『到處探奇逢地主，避人作壽走天涯。』是其證也。」

避壽有很多原因，或是受祝者喜安靜、厭喧鬧；或是受祝者爲避免勞親動友、鋪張浪費；或是廉潔官員，爲了阻止巴結逢迎者乘機饋贈厚禮；或是爲示範風氣，表示脫俗、與衆不同等。

阮元是清朝屈指可數的名相碩儒，有「一代名儒、三朝閣老、九省疆臣」之譽，被尊爲一代文宗。他從四十歲就開始避壽，一直避到八十六歲，從未慶過一次生日，未收過絲毫禮品。

四十歲生日這天，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，到海塘工地視察；五十歲生日時，他身爲漕運總督，在運米船上度過；七十歲時，他任雲貴總督，生日那天，一個人到船上煮茶、賞雪景，並作《隱山銘》：「士高能隱，山靜乃壽。」他不僅自己不做壽，也不給夫人做生日，不藉機斂財，是有名清官。

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馮玉祥六十華誕。馮玉祥德高望重，軍政界多有門生故舊，早就張羅着要給他祝壽了，他卻作「丘八詩」《六十歲的小伙子》一首自勉並謝絕祝壽，刊登在當日《新華日報》上。詩曰：「我們的主人，是全國的老百姓。他們是篳路藍縷，眞正的貧窮。他們無論怎樣的痛苦，還是供給我們衣食住。飲水要思源，自己要問問自己的良心。方才是六十歲的小伙子，怎麼能說是壽？應當趕快努力，去報告主人們。使他們有了好的吃穿住用，那方是盡了抗日公僕的本分。」這日，馮玉祥以「國難當頭，概不受賀」爲由，外出避壽，到了重慶遠郊的鄉下，與普通老百姓一起度過了一天。

蔣介石提倡新生活，當然自己也不好意思大規模給自己祝壽，因此曾多次避壽，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去洛陽避壽。蔣介石出生於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，一九三六年是他的五十大壽，當時，有陳立夫哥倆在帶頭起哄，各種祝壽活動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着，包括大型演出、捐獻戰機活動等等，鬧得沸沸揚揚。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在祝壽典禮前一個多星期，蔣介石偕宋美齡飛往西安，十月二十九日飛赴洛陽。蔣介石此次離開南京的原因，名義上是「避壽」，實際上還有兩個目的，一是部署和協調東北軍、西北軍和中央軍的陝北「剿共」；二是檢查河南軍隊沿黃河一線的國防工事修築情況。可惜，這一次他弄巧成拙，碰上「西安事變」，險些回不來。

《笑林廣記》載，某縣令做壽，因其屬鼠，衆下屬集資做了一隻金鼠以祝。縣令大喜，曰：不日，夫人也要做壽，夫人屬牛。一干屬下嚇倒，面面相覷，叫苦不迭。如今也時時有所耳聞，官員借做壽聚斂錢財，惹得天怨人怒。由此看來，避壽這種良俗還大有提倡之必要哩。

梅地亞

京城瑣記

淮水東

北京世紀壇對面的梅地亞賓館位置很特別，格局上是個大院子，在建築密集的北京這就有點獨門獨戶的感覺了。梅地亞的東家好像是中央電視台，平時做着酒店生意，每到開全國政協、人大會議和黨代表大會，獨門獨戶的它就會被租用來當會議新聞中心了。

去秋中共的黨代會對媒體來說從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招待酒會起，就算正式報道開始了，酒會次日是大會新聞發言人的新聞發布會，再次日大會正式開幕，這已形成了習慣。

作爲國家級會議的新聞中心，這裡是每次大會各路記者匯聚的新聞「超市」，出入此地需要有新聞中心審核發放的專用記者證，能領到證的一般只有全國性體制內媒體和外國暨港澳媒體，以及省級黨報、電視台、電台，而市縣級地方媒體則領不到記者證。令我佩服的是他們照樣派人來京採訪，這些記者很辛苦，天天等在大會堂和梅地亞警戒線外，向裡面出來的同行打探消息，據說也能把新聞做得「有圖有眞相」，如臨其境，有聲有色。記得有一次看江蘇一家市級報紙上的兩會專欄，記者把自己出席新聞中心記者招待酒會寫得十分生動具體，連酒會上冷餐的種類和味道，都寫得具體可感，像眞的身臨其境一樣！其實市一級報紙記者是沒有可能參加招待酒會的。但話又說回來了，眞正參加酒會的記者們，又不會這樣生動趣致地寫稿了。

港澳記者在梅地亞待遇不錯，有專門的休息室，休息室裡有張長條案台，上面放有各種西式點心和時刻保着溫的紅茶、咖啡壺，此外還有四個立式鮮果汁機，港報老記者史兵採訪十七大時火上得厲害，發明了將四種果汁混合在一起喝的雞尾酒式飲用法，結果火氣消了，寒氣卻上來了，患了嚴重感冒。

碗對碗與盤對盤

飲食男女

純上

「鄉鄰碗對碗，親眷盤對盤」是包天笑在《衣食住行的百年變遷》中提到的一句姑蘇俗話，反映的是當年的民俗禮儀。過去蘇州人家過節時要給親戚送禮，叫做「節盤」。而對四鄰，不但喬遷時要上門拜會，送上紅紙名片、饅頭糕點，而且相互之間常有飲食饋贈：「今天燒了一樣菜，特別而新鮮的，便送一碗隔壁姐姐。明天對門嫂嫂，也許想起前情，燒到好菜，也回敬你一碗」。包對這種「睦鄰制度」很稱賞，晚年住香港，還爲「同居一樓二、三十年，而姓張姓李，渺不相識」感到痛心。

居住條件的變化是社會經濟發展、文化變遷的重要標誌。我小時候住類似「大雜院」的小樓，一棟原本是民族資本家的別墅洋房擠進了十幾家人。我們一家三口同住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間，獨立的衛浴設備自然沒有，連做飯都要和左鄰右舍合用樓道的空間。這樣「面頰挨下頜」的居住方式，少了私密空間，但也硬性決定了大家「打得火熱」的局面。

母親裹了餛飩，總要給鄰居送上一碗。隔壁奶奶包的小巧玲瓏的「小腳粽」，也會在我家的端午飯桌上出現。那時人們的生活都不寬裕，油鹽糖醋等調料都憑票供應，肉、禽、魚、蛋可能過節才能品嘗，偶然燒個好菜自然是頭等大事。菜香四溢，也不好意思自己關起門來獨自享用。所以，分享食物司空見慣。倒是親戚，雖有血緣牽絆，或因路途遠隔，或是政治敏感，或爲經濟拮据，無法維持行節盤的慣例。一來二去，少於問詢，就逐日疏遠了。「遠親不如近鄰」，朝夕相處，「碗對碗」的油鹽醬醋情分，其威力遠勝生物學上說的基因呢。

現在我家也住高樓。一套公寓廚房、浴室、客廳、卧室一應俱全，不再是過去擠擠挨挨，東家兒啼西家聞，西家燒菜東家香的情況了。鄰里之間多數時候也客客氣氣，但相互交往極少。母親大約是堅守「碗對碗」政策的頑固分子，每次我從美國回家，她都要給左鄰右舍送點巧克力之類的土產。一樓鄰居回敬秋天鄉下新收的紅薯。不過，這類交往「一拳來，一腳去」，不復當年鄰里間的親熱。

對這樣的禮俗變遷，我的感情是矛盾的。同胞居住條件改善，住得比過去更寬舒、安靜，當然是大好事，但願國內處處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開顏。但獨門獨戶也可能帶來人情冷漠，關進小屋成一統，管他冬夏與春秋。君不見，電梯裡煙灰滿地，信箱前廣告飄飛；大門外丟落快遞信封和紙箱；垃圾箱邊又是某家殺魚後棄置的鱗片、肚腸，似乎放進塑料袋，順手丟放的舉手之勞都不願付出。裝修時大興土木，噪音和建築垃圾的污染更是人生常態，不值一提了。有時在我們這個所謂「高尚住宅區」見到年輕男女帶着孩子散步，卻帶頭攀折公共花木的行爲，不由得爲未來擔憂。爲父母者言傳身教，自己不做出好榜樣，怎麼又能指望孩子日後成爲品行高尚、關心他人者？但願我是杞人憂天。只是，「碗對碗」的情意不再，私密空間又不能保障自覺自省。加上日常瑣事困擾搓磨，鄰里間每每怨氣十足，無怪乎國人哀嘆「道德空窗」，人心不古了。

懷想皂莢樹

許松華

往事鈎沉

我不時地懷想村頭那株古老的皂莢樹。

我老家是一個群山環繞、碧水如帶的美麗恬靜的小山村，我家就住在山村的東北角，同姓三家多住一座四合院。堂屋房高大巍峨，不僅入身深，正間有前檐，東西兩頭還有屯槽，宜作廚房之用。東堂屋是我祖母居住，該房東北角五米開外的土石坡上，生長一株四人合抱、主幹丈餘、樹枝橫逸、十餘丈高、枝繁葉茂、樹蔭遮蔽一畝多大的古老的皂莢樹。近瞧，兀地崛起的皂莢樹，像一座突兀聳峙的山巒；遠觀，它像一個墨綠色的圓形星球，鑲嵌在村莊的上空，遠遠地看不見房屋，卻只能瞧見這團碩大的濃綠。它是村莊的外顯和名片，有人不呼村名，乾脆叫它皂莢樹村。

這棵皂莢樹有多少年代？祖母說：她記得就這麼大。據傳說：不知是哪一位老祖母年輕時見房角外長一株青枝綠葉的小皂莢樹，她把一枚做針線活兒的頂針戴在樹幹上，忘記取掉，幾年後，長包進樹幹內。據此推算，它最少有三、四百年的樹齡了。

得益於大樹的蔽蔭，樹下的幾座房屋，冬天不冷、夏天不熱。盛暑炎夏，中午在屋裡休息，不出汗，不用搖扇子，有時還要蓋單子。可以說，在上世紀的前半葉，我們家就開始享用這綠色空調了。大樹想方設法爲我們服務，它裸露的側根，從地下伸進我家廚房，在門口內，露出一個碗口般大小膝關節，是截柴禾的好木砧，方便得很。我就在其上截過不少回柴禾。皂莢樹卻笑迷迷，從來沒皺過眉，沒叫過痛。

大樹的東側，有一條三、四尺寬通往北山牧放牛羊的小路。路旁，右堰上，擺放幾塊桌面大小的石板。這便是樹下人家的飯場，我們在樹下吃飯，拉家常。午後或晚飯後，還在石板上乘涼。有時，我睡熟了，父親抱我回家也不知道。樹下路邊，還有幾個牛涼棚，供牛休息之用。皂莢樹的上方，有一塊荒地，父親平了一丈見方的一片砌石券了圍堵，壘了木槽，是我家熱天餵牲口的。他年輕時，買回一匹大青騾子，冬春季節便常和村裡的幾個夥伴進山裡裝貨，到洛陽府賣木炭，三天一趟。雖然收入微，卻能供我上學和貼補家用。這匹青騾子膘肥力壯，一次能馱炭二、三百斤，它性急，快步走在前面，不甘落後。去一趟洛陽，能賺一、二十元。農忙時，青騾子還單獨拉犁耕種，眞是好樣的。一九五五年，牲畜農具都入了農業社。一九五八年，高級社以八千元的價格賣了大青騾子，到外地拉車、役用。此後，我再也沒見到過這頭性格良善爲我家立下汗馬功勞，已有近三十歲的大青騾子了。

皂莢樹下也是一些政治活動的理想場所。一九四七年家鄉解放之後，大小群衆會議，大多在皂莢樹下召開。這位飽經滄桑的皂莢樹老人，接納了無以數計的面孔，它是歷史發展、社會進步的忠實見證者！

皂莢樹上長滿了成團的粗壯實刺，是它天然的護衛者，人們畏懼，不敢輕易攀援這棵大樹。春天皂莢樹發芽，長出了嫩黃的新葉；夏天，皂莢樹開出了黃綠色的小花，成群成群的蜜蜂，在花叢間飛舞。一陣風飄來，陣陣清香撲鼻。花期結束，枝葉間掛出數以萬計的嫩綠的小莢來，在綠葉叢中慢慢拉長、長大，像一串綠寶石掛滿樹枝，儼然一柄柄寶刀，在風中窸窣作響，婆娑起舞。到了冬季，皂莢樹的葉子落了，皂莢也由綠變黃，由黃變綠，繼而變黑。滴滴溜溜掛滿一樹，寒風發狂的夜晚，皂莢會落得滿地都是，村裡人可以隨意拾取。那時，皂莢還是很有用的，村裡、鎮上買不到或買不起肥皂，家鄉洗衣就用皂莢。把皂莢用棒棰砸碎，在水中盡情揉搓裹進髒衣服裡，去污能力很理想。

這棵大皂莢樹還是鳥類的天堂。高高的樹枝上有好多個喜鵲、山麻干的窩巢。這在落葉的嚴冬或早春，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是夏秋季節，黑羽衣的夏雞（又叫岔雞），金黃的黃瓜漉漉，白肚皮的馬勃羅，咕咕叫的老斑鳩，還有青石草，麻雀……和諧融洽地，都在濃密枝葉間築起了自己的新家。來到樹下，百鳥齊鳴，天籟之音，使人間的器樂合奏也黯然失色。

那時家裡沒有鐘表，早晨，父母摸黑起床，磨快鐮刀，踏着月色，到田間收割麥子，或耕耘播種。夏雞聲也把我喚醒，摸黑到本村或外村上學；假期中，還起早到裡溝拾捆柴禾，早飯後，就趕着一群浩白的山羊，到北嶺或裡溝放牧。傍晚回來，經過皂莢樹，其時，樹上的鳥兒還爲我演奏歡迎之歌。

可惜，這棵和村人相依爲命的大皂莢樹，卻在一九五六年夏天被一位鄰居砍掉賣錢了。這鄰居當過兵，一九五二年從朝鮮前線轉業載譽歸來，當時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。但鄉裡、村裡沒有很好地安排工作，轉業費花完，獨自一人，生活陷入拮据之中。一九五六年夏天，村裡準備淘挖砌券一孔塌陷的廢棄水井，缺少皂莢木做井磐，恰好這棵大皂莢樹所有權屬於他。當時他不懂保護古樹名木，就便宜地賣給村裡，他自己尋找幾個年輕人，攀樹除刺，段段卸枝挖除樹幹，鋸解木板，忙碌了二十多天，戕殺了這株大皂莢樹的蓬勃繁盛的生命！

告別了這株古老的皂莢樹，已經五十四個年頭，但它時刻活在我的心目中。什麼時候，在我們美麗的小山村會重新挺起一株或幾株葳蕤瑰麗、參天高聳的皂莢樹？

雪白外衣　俞雪萊攝

一「心」兩「意」

自由談

方潤華

常言道：做人、做事應專心致志、一心一意、心無旁騖，切不可心猿意馬、心不在焉、心神不定，方能心想事成，取得成功。筆者在此並不是想唱反調，實是另有所指，關於「心」的解釋有兩種意思：一是指人體重要器官——心臟，它猶如一部發動機，每時每刻通過血液不停將養分輸送到身體各個部分，維持生命。中醫認爲「心」乃一身君主，統領五臟六腑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「心」亦泛指心情、思想、情緒方面，打開字典，有關「心」的詞語多不勝數：眞心、開心、愛心、善心、放心、變心、傷心、揪心、心領神會、心曠神怡、心滿意足……等等，信手拈來，褒貶都有。

在商言商，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通常你投入的本錢越大，獲取利潤的概率也越大（撇開決策錯誤等因素）。生活中也一樣，欲得到快樂，亦須努力經營，是笑口常開地過日子，還是愁眉苦臉度時光，完全取決於各人投放的資源——心態。心寬，則活得坦然、舒暢。人生之喜悅，心態就是最大的本錢。佛偈說：「物隨心轉，境由心造，煩惱皆由心生」。

「心」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，做人首要講良心，孝順父母獻孝心，扶貧濟困、關懷弱小謂善心、有愛心；回饋社會稱感恩之心；愛國愛港愛家是不可缺的責任心。做人應樹雄心、有信心、奮發上進心，朝着目標全心全意、勇往直前，實踐理想不宜三心二意、心大心細；對待朋友誠心誠意、信守諾言，決不口是心非；爲人處世切忌心術不正、心懷不軌；經商買賣不可利欲薰心、昧着良心謀取不義之財；做官的更不應該有貪婪之心，做出一些違紀違法的事；夫妻本是同命鳥，白首到老不變心……。勿庸置疑，只要抱有好心，相信俯仰天地間，定會問心無愧。有位哲人說過：「你的心態就是你眞正的主人。」一個人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生活現實，務請看護好你的心。

根據醫學專家的建議，養心、保心、護心、修心可從生理、心理衛生着手：預防心臟病，平時應注意飲食健康，遠離「三高」食品，生活有規律，作息要定時，勞逸相結合、恆常做運動。不吸煙、不酗酒，多呼吸新鮮空氣，這樣避免導致心律不齊、心肌衰弱等疾病的出現。一位偉人說:「要麼你去駕馭生命，要麼生命駕馭你。你的心態決定誰是坐騎，誰是騎師」。

一般工商企業界，尤其是從事投機賭博的人士，罕見可得享百年高壽的，估計皆因心腦過勞所致。面對波譎雲詭、瞬息萬變的市場，擔心投資失利，情緒有時難免受到影響，導致心神不定、憂心忡忡。或因一時的大起大落，受了刺激，驚心動魄，寢食不安，煩惱困心，加上休息娛樂、運動時間不足夠，或會影響心臟健康，間接削弱壽元。《聖經》提摩太前書第六章提到：「貪財是萬惡之根」。富豪、富商欲想享壽超過一百歲，確是不易達到的心願。

狄更斯說：「一個健全的心態比百種智慧更有力量。」積極的心態可以幫大家獲取健康、幸福和財富。大千世界偉人、英雄是少數，更多的是平凡人，所以不必心高氣傲，亦不必怨天尤人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把一道門關上就會打開另一扇窗。智者告誡大家：「你不能延長生命的長度，但可以延長生命的寬度；你不能改變天氣，但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；你不可以控制環境，但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。」

人世間煩惱皆自找，眞正能做到心無掛礙的又有幾人？筆者曾作一首《歡樂人生歌》自勉：「江上清風明月，林間鳥鳴蟲唱，天上雲捲雲舒，庭前花開花落。一年四季輪迴，人生春夏秋冬，都是人間好時光。」

讓我們都來修心養性，贏取愉悅、豐盛、長久的人生。

朱元璋迷戲曲

文化什錦

鄧小秋

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，出身貧寒，自幼曾淪落街頭，乞討度日，因而對於「草根藝術」的民間戲曲非常熟悉，也相當喜歡。在他登基以後，仍常以看戲作消遣。朱元璋愛看的戲很多，尤其偏愛反映民間疾苦、夫妻和諧相處的劇目，其中最欣賞的是元末高則誠所作的雜劇《琵琶記》。

《琵琶記》的故事是寫：趙五娘奉侍翁姑，生活貧苦，寧願自己嚥糧充飢，也不讓公婆挨餓。公婆亡故後，她剪髮換了兩張草席，替公婆安葬，最後進京尋夫，在相府怒斥蔡伯喈，夫妻終於團聚。悲歡離合，趙五娘的言行舉止很能扣動人們心弦。全劇歌頌的是「全忠全孝」，媳婦賢德，這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是得到肯定的一種道德觀念。因而，朱元璋對這個劇目大加誇讚。據說，他每天退朝後，都命優伶進宮，演出此劇，百看不厭。在他的倡導下，《琵琶記》得以在各地推廣，成爲一齣家喻戶曉的熱門劇目。一直長期流傳，至今已有七、八百年，屢演不衰。在他鼓勵演出《琵琶記》的同時，他還對戲曲聲腔的改造，產生過很大的影響。

元代的戲曲形式，已初步成形，比較發達。當時，各地盛行的是「北曲」，它受到統治階級的衙視，成爲戲曲中的主流。「北曲」，淵源於北方的民間曲調，用韻以《中原音韻》爲準。而最早形成於溫州的雜劇則稱爲「南戲」。那時，「南戲」的唱法，雖然比較簡單，但朱元璋卻很愛聽。可能是朱元璋生於安徽鳳陽，口音比較接近的緣故吧，他對「南曲」特別喜歡。他命教坊司與演員參照「北曲」，創製新腔，並將「北曲」採用的樂器——箏、琵琶等，用來演奏「南曲」。這就使「南曲」的聲腔曲調得到了極大的豐富，並提高了表現能力。

朱元璋還曾召集昆山藝人提倡演唱「昆山腔」，這就使源自昆山的昆曲風行一時，成爲有全國影響的代表性劇種。

陳寅恪「三不講」

文化經緯

魯先聖

陳寅恪曾經執教於清華大學、西南聯大、中山大學，他的「三無學人」身份與「三不講」的治學精神，在當時成爲傳誦一時的學界奇觀。

陳寅恪是中國現代甚負盛名的歷史學家、古典文學研究家、語言學家。在清華的百年歷史上，他與葉企孫、潘光旦、梅貽琦一起並稱爲清華四大哲人；又與梁啓超、王國維、趙元任一起並稱爲清華四大國學導師。因其身出名門，而又學識過人，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「公子的公子，教授之教授」。在留學期間，陳寅恪掌握了蒙、藏、滿、日、梵、英、法、德和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拉丁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，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見長。

當時的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，認爲他是「全中國最博學之人」。梁啓超也很尊重他，謙虛地向人介紹：「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。」上世紀二十年代，清華國學研究所開辦時，當時留學德國三十五歲的陳寅恪，在國內屬無名望、無著作、無學位的「三無」學人，但最後卻與聲望卓著的王國維、梁啓超、趙元任同聘爲國學院四大導師。當年梁啓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，曹問：「他是哪一國博士？」梁答：「他不是學士，也不是博士。」曹又問：「他有沒有著作？」梁答：「也沒有著作。」曹說：「既不是博士，也沒有著作，這就難了！」梁生氣地說：「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總共還不如陳（寅恪）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。」

陳寅恪遊學海外近三十年，足跡所至有日本、德國、美國、法國、瑞士等國，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、瑞士蘇黎士大學、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、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，卻未曾拿一個學位。不是他沒有獲得學位的本事，而是因爲他視那一紙文憑爲糞土，不屑一顧。陳寅恪的正規學歷是吳淞復旦公學畢業，那時的復旦公學不算大學，也不授予學位。

爲此，他的侄子陳封雄曾問他：「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，爲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？」陳寅恪回答：「考博士並不難，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，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。只要能學到知識，有無學位並不重要。」後來，陳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，俞說：「寅恪的想法是對的，所以是大學問家。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，但我的學問不如他。」

到清華以後，他在一九二九年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爲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。

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，並在北京大學兼課，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、著述。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、佛教研究等課程。哲學專家馮友蘭，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、文學院長，早已經是著名的學界泰斗一級的人物了。可每當陳寅恪上《中國哲學史》課時，馮友蘭總是恭敬地陪着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，靜靜地坐在教室裡聽他講課。

陳寅恪奉行「三不講」主義：「書上有的不講，別人講過的不講，自己講過的也不講」，有人因此親切地稱之爲「三不講」教授。從「三無學人」到「三不講教授」，是那個年代的文化奇觀，更是我們今天的殷鑒。看看當下，那些無獨到見解的所謂學者，對比陳寅恪，不知作何感想。